

精神的迷霧中，人類似乎成了近視的、急功近利的、摸着石頭過河的、無遠慮而只顧得上應付近憂的爬行者。

也許有人對於理想、道德之類早已厭倦，感到不如像現在這樣更為痛快：今朝有酒今朝醉，不比那些寄希望於渺茫的未來更實際些！當我們看到這樣芸芸眾生、忙忙碌碌、營營以求的畫面時，似乎會想到像是唐人傳奇中所描寫的槐安國裏蟻群一般。那麼，作為萬靈之物的人類是否還需要一點別的甚麼來支撐和書寫自己的歷史呢？

於是，我想到未來的二十一世紀，在科技將有更驚人、更神奇的發展同時，必將伴隨着出現道德與理想的重建這一重大工程。如果說二十世紀是人類從幻想新的道德、理想將要實現走向破滅的歷史，那麼二十一世紀恰恰可能是從破滅走向重建的世紀，這將是二十一世紀人類以生存的支撐點。我對此所以懷有信心的依據是：經過本世紀許多大劫難之後的人類開始覺醒，已經把人置放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人再也不是無能為力、聽命屈從於神或物的主宰，把一切人的創造或榮譽歸功於神或物的名下，成為從屬於神或物的奴僕。神的時代可能永遠結束，物的時代也會逝去，人將和這樣蒙昧的時代告別。人將回復到人的本位，學會尊重人的性情，愛惜人的創造，發展人最大的潛能、智慧、和生命力量。科技的高度發展還將會為人類製造美好心靈創造條件。這將是一個真正合乎人性和理性的時代。

十八世紀法國百科全書派思想家愛爾維修認為：公民最有美德的國家，是最幸福的國家，這句話雖已成為老生常談，但卻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所以我是那麼夢想着這樣一個道德理想重建中的新世紀。我想這大概也是人們所企盼的吧！

陳丹晨

中國作家協會作家

科技危機與人文世界

胡道靜

美好的二十一世紀很快就要來臨。它仍然是一個高科技繼續進展和更加飛速發達的國際社會。並由於本世紀成就的依據，在許多方面，西方世界仍將在一定的階段內處於優勢的地位，從而影響東方世界。但是，在即將過去的二十世紀所暴露出來的西方科技文明的社會性危機，相信人類必定能理智地解決這個生死存亡的大問題，認真地共同考慮東方傳統文化的優良核心，加以推行，

使整個世界和人類得到拯救。所以二十一世紀應是一個東西方文明相互密切交流、互起影響的新世紀。

高科技的發展，本來是為了謀求人類美滿的生存需要。我們的祖先也不斷地從事這方面的努力，而且用「格物致知，利用厚生」八個字指明了它的方向。二十世紀中西方高科技無疑也是朝這個方向努力而取得了卓越的成果，但由於西方社會文明一個根本性的缺點就是個人主義的膨脹，高科技的卓越成果同時



被使用在高度危害整個人類生存的方面，不只是物理的、化學的武器，即生物學亦被使用到細菌的武器，就使整個人類惶恐和痛心疾首了。還有，本世紀生物工程的發明和發展，儘管十分有利於人類，但有些創造卻違背了社會倫理的共同認識，也不能為人類所普遍接受。應當說，這不是高科技本身的問題，也不應由高科技負甚麼責任，只是在方向問題上（即人類如何來應用高科技的成果上）應受到社會、特別是國際社會的制約，否則，就要釀成人類最大的慘劇。

中國傳統文化對於制約個人主義的膨脹有個好方法，就是每個人都應有「博愛之心」。「博愛之謂仁」（韓愈《原道》），「仁」就是「二人」，也就是除了自己之外，思想上總存在另外的人，思想上事事都為別人考慮。當然，西方也講「博愛」，但中國傳統文化則不是空洞地講博愛，而是講「厚德載物」，講「博愛」須有物質的基礎和寬廣的胸懷、容量，這是效法地球的。《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易·繫辭》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就是講：這一切都是取法於自然，不違背自然的規律。這也是科學的精神。把高科技的成果用於殺傷破壞，那就不符合自然規律了。

為了真正美好的二十一世紀的到來，我們鑑往瞻來，不能不有個好的打算，思想上也不能不有所準備。「凡事豫則立」。從根本大計上來說，應當在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比較和取長補短的工作上平心靜氣地、實事求是地大家共同來考慮。要做這樣的大事業，尤其必要先建立個橋頭堡。我認為選擇香港作為橋頭堡地點是非常切合和適宜的。因為香港已成為國際商業和貿易的繁榮中心，但她的使命和前程應不局限於此，還有更大的攸關於世界命運、人類存亡、文化科學繁榮的重大問題在這個橋頭堡起翔呢。

胡道靜

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通訊院士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審